

T 5308/4433

1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27 1933

韓文外集卷之九

順宗實錄四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
頃蹙時以公事至京過叔文用者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
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
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
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刻關以劔南節度副使將卒舉之意
于叔文末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
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
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關尚送京師未去至關
士諤遂逃歸充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

韓文外集卷之九

順宗實錄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六月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
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
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
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
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
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
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
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
士諤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

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

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

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
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徒取圖形凌煙閣數賜酒
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
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
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
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
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垪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
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
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
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為翰林學士遷祠
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

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頃臾不復起
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
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
以為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
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詞無
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
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
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
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
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
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為且

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
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
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
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
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
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
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
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
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
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
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

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
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
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
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
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
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
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
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
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克等
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
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

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柰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

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間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疆與酒客或時先醉什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

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

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詣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

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此

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旣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

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
韋臯裴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
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
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網衛次公王涯
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
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
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
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
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
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韓文外集卷之九終

韓文外集卷之十

順宗實錄五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
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不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
匪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
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
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
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
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
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
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

宮制勅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
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
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
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
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
杜祐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
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
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
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誥曰人倫之
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
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

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
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
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
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
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任開州司馬王叔
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碁入
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
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
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
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
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

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
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
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
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
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
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
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旣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
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
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
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

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
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
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
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歔流涕聞者咸
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
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旣令范希朝韓泰總
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
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
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
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

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任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婿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

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慚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貌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中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

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

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僊寢復土纔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况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

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韓文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旣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

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
華陰令柳澗有鼻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
姓遞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
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賊再
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
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竒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
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
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
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
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鏐謗語鬻暴

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
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
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
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
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
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
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
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
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

促耳皇甫鏘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
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間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
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
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
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
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
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
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
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
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

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
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
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
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
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
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
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愜李祐皆大鎮此爾軍
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言田公
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
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
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又

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晁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

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樸剗。為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

道蓋自比孟軻以苟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

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

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

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錄，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自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

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
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
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
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
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
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
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
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
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

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
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
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
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文起八代
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
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
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
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

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

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雞卜羞我觴於粢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文集傳終

韓文遺集

聯句

有所思聯句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婉晚。春淚銷顏容。郊臺
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劔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

常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

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鴛蹄顧挫秣。逸翮遺稻梁。愈

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

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鋟。郊蘧窸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

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愈
照海鑠幽怪滿空歎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蜃蜃愈
太一裝以寶列僊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
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竇牟茸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秦客何年駐僊源此地深還隨躡鳥騎來訪馭風襟院閉
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
飛排瘴胡秋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瞋見迷巢
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曾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
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
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
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竒術探妙知
天工既徃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鼾睡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頽颺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
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
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痍音瘡鐵佛聞皺
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
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
俎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
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
弄漑瀑梗澀連拙鮫南帝初奮槌鑿竅洩混沌洄然忽長
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
木森萃音尊盜賊雖狡兇亡魂敢窺闥鴻蒙總合雜詭

譎騁戾狠乍如鬪呶呶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
根本何能埋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
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嘲
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
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二月不作響戢士豈得來
還家

辭唱歌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
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慙疑聲自肉中
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慙恠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
中聲雌雌。君心豈無耻。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
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
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
道上馬。恐乎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後。君

乃詠其妍。冰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
同羶。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聞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
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恠錯刀。

張道士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杯。爲逢桃樹相料。聊理
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暗後自飛飛。爲將織質凌清鏡。濕

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書

荅侯生問論語書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

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握恩普霑遠近同慶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賤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垂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

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
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
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
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
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

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
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
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
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
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

母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

愈判官司勲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
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
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
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
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
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韓文遺集終

命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行
御史張伯寧兼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京南都知兵
馬使左驍衛將軍成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元悅左衛都
押衛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
和十一年八月丞相李德裕在八月東歸重陰禮下獄
願總守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李文靖集卷之二



